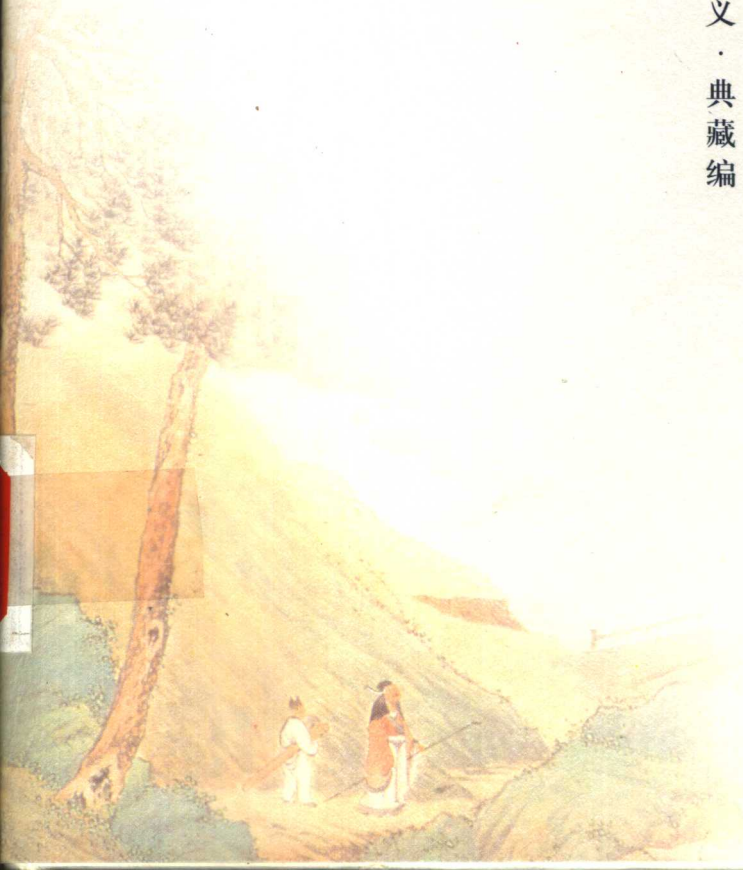


程千帆全集

第四卷

校讎广义·典藏编



程千帆全集

第四卷

校讎广义·典藏编

程千帆 徐有富 撰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校讎廣義叙錄

校讎廣義一	版本編
校讎廣義二	校勘編
校讎廣義三	目錄編
校讎廣義四	典藏編

叙曰：

治書之學，舊號校讎。比及今世，多稱目錄。核其名實，歧義滋多。《文選》卷六《魏都賦》李善注引《風俗通》云：“案劉向《別錄》，‘讎校’，一人讀書，校其上下，得繆誤，為校。一人持本，一人讀書，若怨家相對，為讎。”（“為讎”二字據胡克家《考異》補）蓋校讎本義，惟在是正文字。然觀《國語·魯語》載閔馬父之言曰：“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，以《那》為首。”則次第篇章，亦稱校矣。此一歧也。而鄭樵《通志序》謂其《校讎略》之作，乃“欲三館無素餐之人，四庫無蠹魚之簡，千章萬卷，日見流通”。詳所論列，求書、校書之外，兼及類書、藏書。是此諸業，亦歸校讎。此又一歧也。逮章學誠撰《校讎通義》，自叙其書，以為“校讎之義，蓋自劉向父子，部次條別，將以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。非深明於道術精微、羣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與此。後世部次甲乙，紀錄經史者，代有其人；而求其能推闡大義，條別學術異同，使人由委溯源，以想見於

墳籍之初者，千百之中，不十一焉”。則雖求之、校之、類之、藏之，猶未足以盡校讎之能事。必也，明系統，精類例，使人得由書籍之部居類別，以見道術之源流異同。此又一歧也。

校讎歧義，具如上述。還語目錄，何莫不然。《〈文選〉註》嘗引《別錄·列子目錄》，其文今存，蓋即劉向校書，隨竟奏上，合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指“條其篇目”之目與“撮其指意”之錄而成之篇。是目錄之始，在為一書條篇目，撮指意，俾覽者得於續讀之先，知其大較，其事甚明也。嗣班固《漢書·叙傳》述其志藝文，有“劉向司籍，九流以別，爰著目錄，略序洪烈”之語。持是以稽《漢志》體例，則班氏之所謂目錄，已引申條一書篇目之義為定羣書部類；撮一書指意之義為別學術源流。後來承響，遂有以為治學涉徑之學者。如王鳴盛《十七史商榷》云：“目錄之學，學中第一緊要事，必從此問途，方能得其門而入。”即是此義。此一歧也。而黃丕烈《汪刻〈郡齋讀書志〉序》曰：“余從事於此，逾二十年。自謂目錄之學，稍窺一二，然閱歷既久，知識愈難。曾有《所見古書錄》之輯，卒不敢以示人者，以所見之究未遍也。”考丕烈昔人列之賞鑒家，其精詣獨在版本，旁及校藏；於類例出入，學術派別，初未聞有所甄明。茲亦以目錄為言，則賞鑒校藏諸端，皆此學所有事矣。此又一歧也。然語及目錄學界義之恢宏，近人張爾田之言，尤為極致。其序孫德謙《劉向校讎學纂微》曰：“目錄之學，其重在周知一代學術，及一家一書之宗趣，事乃與史相緯。而為此學也，亦非殫見洽聞，疏通知遠之儒不為功。乃世之號目錄家者，一再傳後，喪失其方，百宋千元，標新炫異。其善者為之，亦不過如吾所謂認認於高官之異同，官私著錄之考訂而止；剖析條流，以為綱紀，固未之有聞。”詳張氏此所謂目錄，即前引章氏之所謂校讎，蓋籠括一切治書之學，而以辨章學術、考鏡源流者為之主。此又一歧也。

由上可知，蓋始有校讎目錄之事，繼有校讎目錄之名，終有校讎目錄之學。其始也相別，其繼也相亂，其終也相蒙。若夫目錄之名，

昉諸漢也，目錄稱學，則盛有清。雖徵之載籍，宋蘇象先《丞相魏公譚訓》嘗記乃祖頌“調王原叔，因論政事。仲至侍側，原叔令檢書史，指之曰：‘此兒有目錄之學。’”可據以遠溯宋初，然固未甚通行也。故自鄭樵而後，治書之學，統被校讎之名，其正詁遂轉晦。逮於乾、嘉，異書間出，小學尤精，古籍脫訛，多所改定。校讎本義，復顯於時。彼以類例部次為主者，乃不得不別號其學為目錄。其在初興，章學誠嘗持異議，見意於《信摭》之篇。其言曰：“校讎之學，自劉氏父子，淵源流別，最為推見古人大體；而校訂字句，則其小焉者也。絕學不傳，千載而後，鄭樵始有窺見，特為校讎之略，而未盡其奧。人亦無由知之。世之論校讎者，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，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。近人不得其說，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，叙例同異，當考辨者，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，真屬詫聞。且搖曳作態以出之。言或不解，問伊：書只求其義理足矣，目錄無關文義，何必講求？彼則笑而不言。真是貧兒賣弄家私，不值一笑矣。”章氏云云，乃已習於固有之名，遂致譏於新興之學。然言雖駿利，殊鮮和人。則以校讎一詞，沿用最久，疊經變易，義陷模糊。不獨目錄之學，拔幟樹幟，即專事是正文字者，且或改稱校勘之學，以自殊異。夫以偏概全，既涉淆混，求其副實，更造新名，此學術史中公例，無足驚奇，而況宋代已有此稱乎？此其所論，不免拘虛之見矣。其後若朱一新《無邪堂答問》云：“劉中壘父子成《七略》一書，為後世校讎之祖。班《志》綴其精要以著於篇，後惟鄭漁仲、章實齋能窺斯旨，商榷學術，洞徹源流，不獨九流諸子，各有精義，即詞賦、方技，亦復小道可觀。目錄校讎之學所以可貴，非專以審訂文字異同為校讎也。世徒以審訂文字為校讎，而校讎之途隘；以甲乙簿為目錄，而目錄之學轉為無用。多識書名，辨別版本，一書估優為之，何待學者乎？”所言雖推衍鄭、章，而已校讎目錄二名交舉。張氏《〈劉向校讎學纂微〉序》又云：“《隋書·經籍志·簿錄篇》云：‘古者，史官既司典籍，蓋有目錄以為綱紀。漢時劉向《別錄》、劉歆《七略》，剖析源流，各有其部，推尋事迹，疑則古之

制。’知校讎者，目錄之學也。”而德謙以鄭氏校讎一略，備論編次，因亦言：“夫校讎略中而備論編次之事，則校讎者，乃目錄之學，非僅如後世校讎家但辨訂文字而已，是可知也。”則均徑以校讎即是目錄。諸家之說，皆相亂相蒙之證，此二者之同異，與夫所以同異之故，胥治斯學所當先知者也。

至名稱而外，範疇若何，自來學人，亦有數說。“藏書家有數等。得一書必推求本源，是正缺失，是謂考訂家，如錢少詹大昕、戴吉士震諸人是也。次則辨其板片，注其錯訛，是為校讎家，如盧學士文弼、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。次則收采異本，上則補金匱石室之遺亡，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，是謂收藏家，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、錢塘吳氏之瓶花齋、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。次則第求精本，獨嗜宋刻，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，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，是謂賞鑒家，如吳門黃主事丕烈、鄆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。又次則於舊家之中落者，賤售其所藏；富室之嗜書者，要求其善價。眼別真贋，心知古今。闕本蜀本，一不得欺；宋槧元槧，見而即識，是謂掠販家，如吳門之錢景開、陶五柳，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。”此洪亮吉《北江詩話》之說一也。“自劉、班志藝文，而後人得考天府之儲存；自晁、陳傳書目，而學者藉見私家之著述。海內流傳，或鈔或刻，不下百數十種，然亦分為兩派：一則宋刊明鈔，分別行款，記刻書之年月，考前賢之圖記，此賞鑒家也。一則包括四部，交通九流，蓄重本以備校讎，鈔新帙以備瀏覽，此收藏家也。”此繆荃孫《〈古學匯刊〉序目》之說二也。“近世言藏書者，分目錄版本為兩種學派。然二者皆兼校讎，是又為校勘之學。”此葉德輝《書林清話》之說三也。“綱紀羣籍、簿屬甲乙者，則目錄家之目錄是也。辨章學術、剖析源流者，則史家之目錄是也。鑒別舊槧、校讎異同者，則藏書家之目錄是也。提要鉤元、治學涉徑者，則讀書家之目錄是也。”此汪辟疆師《目錄學研究》之說四也。嘗試考之，洪氏所言，乃就藏書者流立論，非一指治書之學。所謂掠販之輩，直書估之精於鑒別者爾，奚足名家？若考訂一項，則治

書雖不廢考訂，然考訂之學，又非治書之學所能包，是二者但交相為用而已。故所標舉，獨校讎、收藏、賞鑒三家可稱治書之學，而不及書籍部次。繆氏所陳，又隘於洪，蓋與黃丕烈同以鑒藏為主。葉氏舉目錄版本為藏書家之兩派，謂皆兼校勘。然藏書亦自有其道，非目錄版本而兼校勘即可盡者。至汪先生持論，殆以目錄為宗，其所云目錄家、史家、讀書家者，皆目錄學之流派爾，餘則併人之藏書家。見仁見智，廣狹之殊，抑又如此。

竊意四家所云，各存微尚，局通雖異，專輒無嫌。而今欲盡其道，則當折中舊說，別以四目為分。若乃文字肇端，書契即著；金石可鑿，竹素代興，則版本之學宜首及者一也。流布既廣，異本滋多。不正脫訛，何由猶讀？則校勘之學宜次及者二也。篇目旨意，既條既撮，爰定部類，以見源流，則目錄之學宜又次者三也。收藏不謹，斯易散亡；流通不周，又傷錮蔽，則典藏之學宜再次者四也。蓋由版本而校勘，由校勘而目錄，由目錄而典藏，條理始終，囊括珠貫，斯乃向、歆以來治書之通例，足為吾輩今茲研討之準繩。而名義紛紜，當加釐定，則“校讎”二字，歷祀最久，無妨即以為治書諸學之共名；而別以專事是正文字者，為校勘之學。其餘版本、目錄、典藏之稱，各從其職，要皆校讎之支與流裔。庶幾尚友古人，既能追溯而明家數；啟牖來學，並免迷罔而失鑒衡，其亦可也。

余以顛蒙，嘗攻此道，熏習既久，利鈍粗知。閒覽古今著述，其治斯學也，或頗具深思，而零亂都無條理；或專精一事，而四者鮮有貫綜。其極至主版本者，或忘其校勘之大用，而陷於橫通；主校勘者，或詳其底本之異同，而遺其義理；主目錄者，或侈談其辨章考鏡，而言多膚廓；主典藏者，或矜秘其一塵十駕，而義乏流通。蓋甚矣，通識之難也。今輒以講授餘閒，董其綱目，正定名義，釐析範疇，截取舊文，斷以律令，明其異同得失，詳其派別源流，成書四編，命名廣義。俾治書之學，獲睹其全，入學之門，得由斯道。方聞君子，幸垂教焉。辛巳六月。

附 校讎學範疇諸家論列異同表

洪 說	繆 說	葉 說	汪 說	程 說
(3) 收藏家	(2) 收藏家			(4) 典藏之學
(4) 賞鑒家	(1) 賞鑒家	(2) 版本派	(3) 藏書家	(1) 版本之學
(2) 校讎家				(2) 校勘之學
		(3) 目錄派	(1) 目錄家	
(1) 考訂家			(2) 史 家	(3) 目錄之學
			(4) 讀書家	
(5) 掠販家				

這篇叙錄，是一九四一年寫的，距今已有四十多年了。

三十年代初，我考入南京金陵大學學習。劉衡如（國鈞）老師正在為大學生講授目錄學，為研究生講授《漢書·藝文志》。我有幸得與門人之列。同時，也常向汪辟疆（國垣）老師請教詩學和校讎學方面的問題，因之對於這門科學發生了強烈的興趣。為了鞏固自己的學習，也曾寫過幾篇文章。

一九四二年秋，我就母校之聘。那時，衡如先生仍然擔任着文學院長。工作非常忙，因為知道我在繼續學習校讎學，並且計劃寫一部比較全面的書，就將這門功課派我擔任。這對我來說，當然是既求之不得又誠惶誠恐的事。於是就一邊講，一邊寫下去。一九四五年，我改到武漢大學工作，擔任的課程當中，仍然有這一門。積稿也隨之逐漸充實。建國以後，進行教學改革，這門課被取消了。隨後我又因人所共知的原因，離開了工作崗位近二十年，對這部沒有完成的稿子，更是理所當然地無暇顧及了。

一九七八年，我重行出來工作，在南京大學指導研究生。考慮到如果要他們將來能夠獨立進行科學研究，則校讎學的知識和訓練對

他們仍然是必要的，於是就從十年浩劫中被搶奪、被焚燒、被撕毀、被踐踏的殘存書稿中去清查那部未完成的《校讎廣義》，結果是校勘、目錄兩部分還保全了若干章節，至於版本、典藏兩部分，則片紙無存。但因為工作需要，也只好倉促上馬，勉力講授。這就是後來由南京大學研究生徐有富、莫礪鋒、張三夕和山東大學研究生朱廣祁、吳慶峰、徐超等同志記錄整理的《校讎學略說》。由於這類書籍的缺乏，這個紕漏百出的油印講稿近年來還一直在流傳，使我再一次地感到惶恐。

徐有富同志畢業之後，留校任教。和當年我隨劉、汪兩位先生學習這門科學時深感興趣一樣，他也對校讎學有強烈的愛好，並且有對之進行深入研究的決心。因此，我就不僅將這門功課交給了他，並且將寫成這部著作的工作也交給他了。年過七十的我，體力就衰，對於校讎之學已經力不從心，難以有所貢獻，現在有富同志能夠認真鑽研，總算是薪盡火傳，這也使我稍為減輕了未能發揚光大劉、汪兩位老師學術的內疚。

根據我國民族傳統文化而建立的包括版本、校勘、目錄、典藏四個部分的校讎學，也許這是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表述。我們將重點放在這門科學的實際應用的論述方面，而省略其歷史發展的記載。因為，照我們的理解，校讎學與校讎學史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。

寫好這樣一部著作，顯然不是有富同志和我所能勝任的。因此，這只是“知其不可為而為之”。我們期待着教正。

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 程千帆附記於南京大學

程千帆全集

莫砺锋 编

- 第一卷 校讎广义·版本编
- 第二卷 校讎广义·校勘编
- 第三卷 校讎广义·目录编
- 第四卷 校讎广义·典藏编
- 第五卷 史通笔记
- 第六卷 文论十笺
- 第七卷 闲堂文藪
- 第八卷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
古诗考索
- 第九卷 被开拓的诗世界
杜诗镜铨批钞
- 第十卷 古诗今选(上)
- 第十一卷 古诗今选(下)
读宋诗随笔
- 第十二卷 程氏汉语文学通史
- 第十三卷 两宋文学史
- 第十四卷 闲堂诗文合抄
- 第十五卷 桑榆忆往

目次

校讎廣義叙錄	(1)
第一章 典藏學的建立與典藏的功用	(1)
第一節 典藏學的建立	(1)
第二節 典藏的功用	(7)
一 典藏與政治 (8) 二 典藏與讀書治學 (13)	
三 典藏與圖書出版 (17) 四 典藏與文獻保存 (26)	
第二章 典藏單位	(32)
第一節 國家藏書	(32)
一 先秦 (32) 二 秦 (39) 三 兩漢 (40)	
四 三國兩晉南北朝 (44) 五 隋唐五代 (48)	
六 宋元 (54) 七 明 (60) 八 清 (62)	
第二節 私家藏書	(65)
一 先秦 (65) 二 秦 (67) 三 兩漢 (68)	
四 三國兩晉南北朝 (69) 五 隋唐五代 (71)	
六 兩宋 (73) 七 遼金元 (77) 八 明 (79)	
九 清 (83)	
第三節 學校藏書	(89)
一 官辦學校 (89) 二 書院 (96) 三 家塾 (105)	

第四節	寺觀藏書	(108)
	一 佛寺 (108)	二 道觀 (117)
第五節	近代圖書館	(129)
	一 近代圖書館產生的背景 (129)	二 近代圖書館概況 (136)
	三 近代圖書館的特點 (145)	
第三章	圖書收集	(150)
第一節	收集的標準	(150)
第二節	收集的方法	(162)
	一 鈔錄 (162)	二 購買 (170)
	三 繼承 (178)	四 徵集 (184)
第三節	圖書收藏價值的鑒定	(191)
	一 適用性鑒定 (192)	二 真偽鑒定 (194)
	三 質量鑒定 (197)	四 版本鑒定 (203)
第四章	書籍亡佚	(206)
第一節	禁燬	(206)
	一 秦 (207)	二 晉南北朝隋 (208)
	三 唐五代 (210)	四 宋 (212)
	五 元 (215)	六 明 (216)
	七 清 (220)	
第二節	兵燹	(236)
	一 兩漢 (237)	二 魏晉南北朝 (238)
	三 隋唐五代 (239)	四 宋元 (240)
	五 明 (242)	六 清 (244)
第三節	變賣	(250)
第五章	圖書保管	(257)
第一節	入藏	(257)
	一 修補 (257)	二 鈐印 (267)
	三 編目 (276)	四 陳列 (285)
第二節	保管	(292)

一	防散佚 (293)	二	防水火 (308)	三	防鼠嚙 蟲蝕霉爛 (315)
第三節	建築			(320)
一	建築原則 (320)	二	藏書樓建築 (323)		
三	藏書樓命名 (327)				
第六章	圖書流通			(331)
第一節	圖書流通思想的形成與發展			(331)
一	反對圖書流通的思想 (331)	二	主張圖書流通的 思想 (334)		
第二節	流通方式			(342)
一	出借 (342)	二	贈送 (353)	三	出版與銷售 (358)
第三節	流通的規章制度			(364)
參考書目舉要				(369)

第一章 典藏學的建立與典藏的功用

第一節 典藏學的建立

典即書籍。《尚書·五子之歌》：“明明我祖，萬邦之君，有典有則，貽厥子孫。”偽孔安國傳曰：“典謂經籍。”^①許慎亦云：“典，五帝之書也。從册，在丌上，尊閣之也。莊都說：典，大册也。”^②

典也有管理的含義。《禮記·文王世子》：“秋學禮，執禮者詔之；冬讀書，典書者詔之。”^③司馬遷云：“司馬氏世典周史。”^④阮孝緒《七錄·序》亦稱：“校書郎班固、傅毅並典秘籍。”^⑤以上三例中的“典”字，均指管理圖書。

藏指保管。《左傳》襄公十一年：“夫賞，國之典也，藏在盟府。”《墨子·天志》下云：“書之竹帛，藏之府庫。”《莊子·天道》云：“孔子西藏書於周室，子路謀曰：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，免而歸居，夫子欲藏書，則試往因焉。”以上三例，藏顯然指保管書籍。

藏也可用作名詞。《周禮·天官冢宰》述宰夫之職云：“五曰府，

① 《尚書正義》卷七。

② 《說文解字》第五上。五帝指少昊、顓頊、高辛、唐、虞。

③ 《禮記正義》卷二十。

④ 《史記》卷一百三十《太史公自序》。

⑤ 《廣弘明集》卷三。

掌官契以治藏。”鄭玄注：“治藏，藏文書及器物。”^①治藏之“藏”泛指檔案及其他藏品。劉歆《七略》云：“武帝廣開獻書之路，百年之間，書積如丘山，故外有太史、博士之藏；內有延閣、廣內、秘書之府。”^②此“藏”字則專指藏書。阮元解釋道：“藏書曰藏古矣。古人韻緩，不煩改字，收藏之與藏室無二音也。漢以後曰觀、曰閣、曰庫，而不名藏。隋唐釋典大備，乃有開元釋藏之目。釋道之名藏，蓋亦摭儒家之古名也。”^③

綜上所述，本編“典藏”一詞專指收存保管圖書。

典藏學的內涵同現代圖書館學是一致的。劉國鈞說：“什麼是圖書館學？圖書館學便是研究圖書館的組織法、管理法和使用法的學科。”^④本書所謂典藏學則是研究我國古代書籍保管與利用規律的一門學問。

古代已有大量論著對書籍的保管與利用規律進行了探索，茲略述如次：

專著可以鄭樵《通志·校讎略》、祁承燾《澹生堂藏書約》、孫慶增《藏書記要》、葉德輝《藏書十約》等為代表。鄭樵的《求書之道有八論》系統總結了采訪圖書的途徑，對現代圖書采訪工作仍有指導意義。孫慶增的《藏書記要》對購求、鑒別、鈔錄、校讎、裝訂、編目、收藏、曝書等方面的問題作了全面探討，頗獲好評。如黃丕烈跋云：“余因是書所記藏書之要，皆先我而言之者，遂付梓以行。”^⑤譚卓垣也說：

孫慶增所寫的這本手冊，是整個十九世紀唯一的一部向私

① 《周禮注疏》卷三。

② 《太平御覽》卷六百一十九引。

③ 《學經室三集》卷二《杭州靈隱書藏記》。

④ 《圖書館學要旨》第一章“圖書館學的意義與範圍”。

⑤ 《士禮居黃氏叢書》本《藏書記要》卷末。

人藏書家交代藏書技術的參考書。令人驚奇的是，它所提出的建議一向為收藏家所謹守不渝，直至今日還對現代中國的圖書館發生着影響。許多編纂珍本書目的技術都出自該書，更不用說後人以此書的意見為鑒別宋元版本的標準了。雖然在最近幾十年裏，出版了不少關於圖書館科學的著作，但是旨在指導私人藏書家工作的專著却未見問世。假如今後還沒有著述來取代《藏書記要》的地位，那麼，中國的藏書家們還將在各方面仰仗於它。^①

近人陳登原著《古今典籍聚散考》，也是一部研究古今典籍聚散規律的力作。作者搜集了豐富的史料，分隸政治、兵燹、藏棄、人事四卷而辨證之，對我們研究古代藏書理論頗具參考價值。

還有一些著作，如程俱《麟臺故事》、陳騷《中興館閣錄》、逸名《中興館閣續錄》、^② 王士點、商企翁《秘書監志》，分別論述了北宋、南宋、元代國家藏書機構的沿革、建制、職能、典章等。《四庫全書總目》卷七十九《南宋館閣錄十卷續錄十卷》提要云：“今考是錄所載，自建炎元年至淳熙四年；續錄所載，自淳熙五年至咸淳五年。皆分沿革、省舍、儲藏、修纂、撰述、故實、官秩、廩祿、職掌九門。典故條格，纖悉畢備，亦一代文獻之藪也。”這些著作為我們進一步研究典藏學提供了原始資料。

還有一些著作，如葉昌燾《藏書紀事詩》、吳晗《江浙藏書家史略》，具有中國古代私家藏書史料匯編的性質。前者反映了五代訖於清末，各個時期私家藏書的概況；後者反映了在我國藏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江浙兩地私家藏書面貌。兩書的共同特點是在資料的剔抉

① 《清代藏書樓發展史》第三章“私家藏書樓”第二節“藏書家恪守的藏書之道”。

② 《中興館閣錄》、《中興館閣續錄》，《四庫全書》本改名為《南宋館閣錄》、《南宋館閣續錄》。

爬梳方面下了很大功夫。葉昌熾云：“竊不自揆，肄業所及，自正史以逮稗乘、方志、官私簿錄、古今文集，見有藏家故實，即哀而錄之。”^① 吳晗也稱：“暇中於考訂撰作之餘，日手錄諸方志、史乘、詩文集、筆記、志狀碑帖，諸有關於藏書故實者，錙積寸累，比來積稿數盈尺。”^② 這兩部書也為研究典藏學創造了條件。

論文可以牛弘《請開藏書之路表》、^③ 高濂《遵生八箋·燕閑清賞箋·論藏書》、周永年《儒藏說》為代表。^④ 牛《表》提出了著名的五厄論，對書籍從秦始皇到梁元帝時期所遭到的厄運進行了總結。在他的影響下，宋代的洪邁、^⑤ 周密，^⑥ 明代的邱浚、^⑦ 胡應麟，^⑧ 乃至近人錢振東、^⑨ 祝文白等都紛紛寫出了新的書厄論。^⑩ 高《箋》對書估作偽手段作了具體細緻的揭露，使藏書家在收購古書時有所警惕，並注意做鑒定工作。周《說》提出建立儒藏，“務俾古人著述之可傳者，自今日永無散失，以與天下萬世共讀之”的藏書思想。至於近現代有關中國古代典藏學的論文甚多，我們就不詳加介紹了。

此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古代目錄的序言，其中不少實際上就是古代典藏學的論文。如《隋書·經籍志》序除闡述經籍的作用、介紹《隋書·經籍志》的體例外，還系統總結了隋代及隋代以前中國藏書史。再如阮元《寧波範氏天一閣書目序》除論述天一閣的建築情況與藏書特點外，還歸納了天一閣藏書能夠長久保存的三條原因，今錄之

① 《藏書紀事詩·目錄》。

② 《兩浙藏書家史略·序言》。

③ 載《隋書》卷四十九。

④ 載《松蘿叢書》甲編。

⑤ 見《容齋續筆》卷十五《書籍之厄》。

⑥ 見《齊東野語》卷十二《書籍之厄》。

⑦ 《大學衍義補·論圖籍之儲》。

⑧ 見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四《經籍會通》。

⑨ 見《書厄述要》，載《坦途》一九二七年第四期。

⑩ 見《兩千年來中國圖書之厄運》，載《東方雜誌》一九四五年第十九號。